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

弇州續稿卷九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見山李公墓誌銘

古之稱循吏直臣者要不獨其身致之父在事則子以志相而為幾諫三代之孝也子在事則又以志啟而為

義方三代以下之懿也蓋余讀見山李公狀而有慨焉李公者今兵備副使洓父也副使君之始令寶應也最久而又最勞最以氊德悅民而余家居與其邑夾江而近故得之詳竊怔以為古循吏而今去為給事中故相有父喪奪情而充冊皇后使者給事上書謂此國家大吉禮禮吉而事緩非有兵戎借謀筴也令墨縗而從之則不祥冕而奉冊則不情是亦不可以已乎故相恚甚迫不暇逮給事為詔俾戴罾領職而給事復上書言水

禝狀中謂尚方將作鉤盾諸臣毋競淫巧希恩賞以糜玉府訾虧上儉德上不悅故相且治之它相為解曰書生觝觝掉書囊治之示不能容而故相亦中愧前疏遂解而出僉山東之按察事當是時天下艶稱僉事直臣固不但余而僉事之治山東武定則又良武定而故相意未已示遷以廣西叅議徙治濬濬瘴鄉也叅議則又良濬而故相死矣狀所稱乃云公聞寶應令欲而馳之治所覩令晝夜平亭凋稅拊流移不得甘食息郵傳造

請風雨無避又以間出捍稻堤疏壅抵決面黛黑手足
皸胝心痛之而陽為慰曰繼不肖者易為聲惠凋劫者
易見德子勉之公既少孤以賦役拙家故益曉民事以
佐令籌筴朞歲而寳應之政成乃謂令吾去若歸矣無
慮矣令悉橐而得十金為公道里費因跪謝不繼公笑
曰吾生不曉饒子何念為給事之始疏言冊禮事也云
且有後命諸與給事戚者無不為惴惴而公獨夷然且
貽書廣其意曰適言相君事十不一全而子獨全上恩

德厚甚子何以報勉之吾願若之得職而不終不願若失職而以貴終也僉事之出山東以期迫不獲定省公復貽之書業已稱令稱諫官矣夫治兵之與治民間也以不能過用恩也任事之與言事間也以不能盡徇志也東而行之委曲以濟之可也僉事遷而得濤還省公念瘴鄉不欲往公正色謂曰嚮者吾故寛子子實與禍偕夫禍不能子侵瘴乃子侵乎俾以妻子從之官居亡何妻死自絫議之為濤垂二載而政成轉令官飭吾吳

四郡兵事抵家奉觴壽公而有司用詔例以金緋進公
御之稍市牛酒與親故懽而副使從傍察公兩輔皙而
腴數黑子煜煜且健飲噉以百歳毋限也既副使官期
迫公謂曰若失媜而以兩稚孫女往即以時按部誰與
治内者顧副使之母劉曰夫人強為我一行可乎副使
因請偕公笑曰太公以天下養乃猶戀戀故豐鷄狗之
社而子奈何欲束我於棨戟中乎吾幸健若無念我副
使乃奉母夫人之治方夙夜孳孳謀所以大惠吾民者

而公訃至矣余入弔已而唁副使則伏哭不能起俄聲
徹屬曰天乎何以至此極也凡不肖所以有今日者皆
吾父也而已矣行而抵京口以書來與狀偕而請志隧
中之石葢未及家而三發書誦之未有不咨嗟涕洟者
也不知其父知其子而又何辭君諱某字某贑之雩都
人其先有為御史者曰應壽傳子孝廉公昇昇子散官
公廷佩廷佩子高年公穗以行見推擇賓鄉飲有子曰
悅為邑功曹謁選甫冠帶而卒是為公父母曰易夫人

功曹公卒時公僅九歲也而已哀毀執喪如成人易夫人之喪則欽欽進於禮矣當是時高年公惟公一孫而御之嚴授書少懈則夏楚繼之曰墮汝不難後且自悔以故公肆力學問雖數奇不獲以身顯然一時推之為博洽老儒其事高年公孫孫彌彌矣公既困徭役挫家然至於為德則不以窘故廢里中之餒亡弗食者其殍亡弗葬者與人然諾不小寢既貴益自匿日閉門手一卷而已有司延之鄉飲第一往其它所不敢望公足跡

蓋復推之為鄉善士云而副使君之少也所授經史與
宋諸大儒遺書皆自公口公又聞王文成公之學而悅
之謂吾老矣日入之光所與幾何趣副使往習毋緩也
然則副使之卒為大儒亦公啟之寧獨循吏直臣已哉
公之生以正德丙子凡再受封一被四品服至萬歷癸
未十二月念四日而病病得之嗽寒食脹而喘又二日
稍間晨起隱几坐至暮翛然逝丈夫子二長即副使娶
易封孺人次濬邑諸生娶黃再娶劉女二適丘某王某

孫男四應春淶出開春秀春茂春皆濬出女三葬在某所余既志而復銘之銘曰

子臣而直若或式之子吏而良若或匡之惟父之教皇帝斯耀食子之報弗竟斯悼子兮父心父兮子身彼蒼者天殲此喆人惟生有極惟令聞無極何以徵之視此樂石

封奉政大夫刑部湖廣司郎中怡蓮馬公墓誌銘

余領按察事於湖廣而今左叅政馬君顧澤來爲其僚相與懽然無間君與余皆善食酒酒次每稱其父奉政

公之賢長者而其食酒尤善又有酒德也於是余以遷
去明年叅持襄中節復得與馬君相聞至徵其治狀而
言之上馬君吏三地皆有聲中間以不能事臺使者小
屈而復叅山東政余解節罷歸里中不能從奉政公游
而數聞其有酒德爲長者如故今年秋九月馬君忽以
苴杖來驚而問之則奉政公捐舍矣問其年七十有九
已出其袖中草曰是都給事中顧君所具狀也將葬矣
敢徼子之志銘以不朽顧之狀畧曰公諱寅字汝威嘗

遊於蓮句而樂之謂周茂叔吾師也因自號曰怡蓮家世吳縣之大定里為蕃族其曾大父德成大父昇皆以貲傾里至父文毓娶於鄭而生公則中落已與鄭俱夭公少孤遂育於外家以長而鄭之父母亦偕逝公自是幾無歸里中少年爭欲狎公而侮之見公嶽嶽露鋒距不敢遽有所加而里有顧翁某者一與公值奇其貌而欲使愛女尚馬公亦聞其賢遂委禽矣已而為顧氏贅已而生㣲政君顧翁察公材任起家遂悉委家以授之

公與顧宜人僇力而攻出入之息內馭力作外應庸調一切不以煩顧翁尋叅政君長顧翁謂公賴若力百不煩我我為任若子乃就叅政君於外傅而躬誨之叅政君奉顧翁朝于詩書而夕于禮也公喜曰吾有子矣吾馬氏之不絕如綫而今乃始繩繩然顧翁亦顧公而喜曰吾始無子而有子今乃有孫而是時公以積著家漸起三吳旱饑有司募富民為官糴備賑公貲不中程而以里胥孽之故名在籍公欣然應募既畢糴悉以賑饑

者其邑張令後察公貲之不中程也而優稱之富而施不為德若可以言德矣叅政君舉鄉薦而顧宜人逝顧翁與宜人毋夏亦逝又六年而成進士自工部主事遷署刑部員外郎滿三載最封公承德郎而顧得贈安人其進乃郎中以天子登極恩公進令封而顧亦以有令贈當叅政君之未成進士也與諸仲季皆冒顧姓而至為郎日始請復為馬公猶語叅政君毋忘顧公之誨育汝使不去顧而以馬姓冠之諸仲季亦然而公意猶不

滿曰如若教之餒何參政君乃創為顧翁祠以夏配饗而顧宜人祔焉又為之立後予祭田俾歲時烝嘗不廢公乃曰吾可以酹我先人矣參政君既貴每之官輒迎公養而弗肯曰吾安能就斗大官舍如籠中鳥舉翮觸四隅且吾欲為諸仲季巢窟於是參政君歲時分祿以養公公必以書戒勉其任都水所職多內供則戒以敬事惜財用去奸胥蠹任畿輔郵獄使者則戒以精心讞審廣人主好生意任楚屯政鹽法使者則戒以衷嚴寬

興利除害任滇之飭兵使者則戒以時時宣恩毋失裔夷心最後任山東之藩政而所隸事如楚則戒之如楚中間既叅閩藩而用楚事調公問知其非罪且橐垂垂也而更喜之曰真不負吾戒矣公於宗姻咸有恩或叟不能舉者婚嫁不能時者老幼不能自衣食者咸稱橐而濟之不小恡雖已貴而閭井舊遊相親狎無間有酒則召而與飲有所召亦欣然而赴必頹然而後別吾郡故多佳山水凡環而稱勝者無弗游花之日夕之月無

弗賞歌舞之伎無弗與觀聽別聲辨味健登降至七十八年而不衰叅政君既遷山東以便道歸省依依膝下不忍別公爲之浮白酧且大噉梁肉示以健而强遣之叅政君亦伹公於健謂且亡恙也至明年甲申之正月而告疾遂卒矣公姿偉岸豐下心事坦洞不設城府見人小善即爲之揚詡亦不能藏人過而退無後言人以故多好公郡邑守令亦儀之遇鄉飲屢請爲大賓而其卒也弔而哭者甚衆顧宜人事具前先公四十三年卒

繼配易亦先二十年卒有子三長即大叅君顧澤娶朱累封宜人次顧洲娶顧能修公業又次顧淵亦娶顧敏而文女一適劉珪孫男四孫女墓在邑之靈巖山葬以卒之年十一月三十日而與顧宜人合銘曰

少無家而能奮為家以光大一綫之遺以外家家置之祠與後而始歸不使其鬼之饑誰與公貴子實貴之誰與子貴公實誨之噫此所以善人倫之終而不為秦贅也歟

封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司員外郎新安陳公墓誌

銘

封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司員外郎陳公以萬曆冬十月廿又三日卒當葬其子提學僉事允升以公遺言而選於地既得地矣曰邑西之列字圩吉則選歲久之乃得歲曰某月某吉且葬曰葬必有志銘其將以屬王先生而謂前進士蕭山令許子承周子狀之於是許子狀之而以僉事之言先曰他人之父父也而不殼之父父而母也且師也不殼二歲而母周宜人見背父實襁褓之

至少長貧不能為經父授之經十六而始負笈以從師屬文去為諸生而後免父於師也然何嘗一日不吾父師於是僉事復以許子之言告余故辱交於公父子深乃以韜筆之日復泚而志之志曰陳公者諱王政字純甫世家蘇之崑山人其先有文正者以耆德見推擇為鄉飲大賓曾大父慶貲傾里為大賓如文正九十二而終於壽官大父𩓋舉鄉薦終於太平之司諭父曰介軒公嘉謀為邑博士弟子娶於王有四子而公其仲也少

而贅於周曰秀水令某公既婚矣見其內兄弟相習為

治遊愯然曰彼紈袴者當而如我家故青氊何屏居一

室讀書不輟其屬文談説經義有足稱者秀水君器之

俾就有司試輙中程而至學使所或病或浣卷或誤書

題竟不得入黌舍公歎曰人也而敢與天左於是罷不

復試而自其為贅得一味之甘亦必以遺父母候時之

寒燠製新衣進之而身自衣浣緝者旦夕訊問不絕會

父病則馳歸晝夜不緩袂而治湯藥察便液既不起號

慟既滅性時伯氏病而叔季氏㓜諸附棺槨之役一切身任之人謂不難周乎公曰吾以周故不能精事吾父今尚何周也且吾一切取之力不自周而亡何其婣周宜人亦卒既除服繢婦而得長洲之華遂奉毋王從處長洲而華右族也其長老相謂陳倩儒家子可儀也致之為弟子師而良則爭致之以是公業小紓得以甘旨奉毋王而不𢊍僉事之誨於是公之伯氏及叔季感而欲次第迎毋毋不時往往亦不能久曰吾故甘仲餐其

最後得末疾三載臥起公手卒而公所以號慟幾滅性如父卒時其附身附棺之役有加矣始公之在周而伯氏嘗有急投公公盡脫周宜人簪珥畀之直數十金周亦不少恡既老而與同起處飲食伯故性剛難事獨安公至死無間言叔為人醇謹公愛之甚其出贅於費也毀橐具資裝而後遣遇季亦有恩佐之立中人産而身翼敝之秀水君死其子果破産嘗負税受縣官杖公泣貸米八十斛為之償而以歳時修秀水祀曰吾不忍其

餒也嘗適市有所貿而所得物浮於直歸而後知其浮也亟還之曰非以為若德不欲自負耳僉事舉鄉試以至南宫及大廷對皆高第授知開州公往省之伺其操持謹於剖斷批竅導郤而不盡廢斤斧謂曰汝讀太史公傳不嘗惡郅甯輩耶而忍跡焉及督楚中學復省之而見其有所斥免復謂曰士貧老可念汝故其中人也僉事咸拜受教以故後先有廉能聲而不為刻君以僉事貴益得發舒為善始買宅而聞其家有將就蓐者戒

勿遷曰須其乳可也乳一月矣曰婦人新免身與兒新免者皆不可風再閱而後使遷所度塋旁有錢氏者葬久矣一旦舉以求售公曰吾必闢吾壠而尸人之親耶若誠貧也吾與若直而完若墓且封樹之僉事之友方生死同年高生亦死其親皆老無所歸公買空宅一區授館焉而月餼之粟至今僉事修公之施不廢也鄉先生謝政里居者其奴醉而詈公公避入門尾之投甓中公肩復避入室乃舉石撞屏破之見者皆不平公曰奴

雖橫其主終長者勿較也明日縣大夫來見屏破驚問狀公第曰風偶仆吾屏耳狂生醉從後園闌入家廟懷其主出棄之野公怒甚曰是吾先與辱我不類必白之官而生之母聞之大震恐使家嫗謝過且請設享公乃好謂嫗曰子誠不肖而母賢母也吾不能甘心於賢母之子卒寢之而辭其享初公之贅於周也秀水君老而委其政媼媼獨憐其長女之適張生者公甫結褵而長女自樓中擲故衣數事於公婦曰以殉爾而張者驁而

恣不以僚壻視公而數侵之既周宜人夭而公時抱斂事泣曰若母賢而素壯胡以夭得非其姊祟之耶已而曰吾德之不競則有勉而新命之不競則安之而已因自號曰新安里人亦稱之曰新安故不曉其指也最後張生鰥而貧老無倚數過公公輒飲食之又衣之而至其死為調殮葬卒不以往事纖芥公之為長者類如此公為人癯而秀爽晚節益健無疾性喜種樹舊居之丙舍傍地僅數弓而雜蒔梅杏桃李含桃來禽之類略備

又治其隙而蓄魚百頭曰欲窺其樂也間籠小鳥聽鳴聲則喜而覷唇以和蓋不知魚鳥之不為我最後徙第邑之東門園池備矣久之其繼華宜人卒又三年而公亦卒得壽七十子一即僉事娶亦華而亦封宜人僉事再起視蜀學政不肯赴時望歸之孫三如屏國子生華出娶鴻臚署丞周大倫女如京貳顧出娶太學生李延芳女如是又貳出聘太學生周之甫女孫女三長適縣學生周昌肩次許聘鄉貢生嚴治子某次未字曾孫三

衷瑾聘鄉貢士顧允杰女次衷脈聘府學生周汝化女
次衷孝曾孫女一許聘太學生徐詢子某皆如屏出余
既已志公墓則記僉事言邑有郁翁某者善相人嘗偶
公坐而語曰子五品京朝官也公曰業已謝制科矣郁
翁曰何居我未之誤也俄而僉事軒軒過於庭時猶未
冠也郁翁呼之來而謂公曰庭中少年非而子耶曰我
子也郁翁起而曰子所以貴者此少年也遂與僉事遊
郁翁他相人多奇中僉事今頗得其梗槩云銘曰

宋有贈而明始有封其恩乃隆崇矣父為德而子報之以貴而及其躬子為報而父益培之以德而令其終吁嗟乎陳公

蜀府典寶正盥泉卜君墓誌銘

卜之先自西河子夏顯而其後散入中土而淪於江左為嘉興人尋析籍於秀水曰觀三公自觀三公以至南隱公凡六世皆不仕而有長者聲南隱公有子曰長醉公是為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長醉公始讀書然善

食酒不竟其業而益務為長者有四子伯憲副君大同仲太守君大有季吏部君大順而叔則盥泉君大觀也當是時四君咸以秀才受經術彬彬有文彩而長醉公益不問生業其媍賀宜人憂之曰日醉不一虞家乎公笑曰有四子必皆貴何虞家賀宜人復曰審爾疇當膝前扶醉而且獨不可以一子管鑰之乎公乃强指君謂曰是兒稍愿勤或可奪使家也於是稍稍以米鹽薪醯間君不復能專精其業矣而亡何長醉公竟捐館賀宜

人推其意悉授君以中外政君善程饒嗇柬之禮所誨使臧獲必以器悉得其材力用是能積纖累微起家埒素封而諸伯仲及季相次宦遊中外然皆廉潔不能無資家郗君千里應之毋倦色太宜人既老寡所以娛悅之者百端俾忘亡又忘離憂也病而奔醫禱哀籲靡所不敦歿元喪具躬含斂以至窀兆靡所不飭易當是時四子均為毀勞則於君手任矣君娶於史有婣德舉二子二女而病且屬纊曰君尚壯吾安忍緜君第慎而得

一若淑者捬循兒曹足矣君泣曰即若淑疇能喻汝且吾安忍令兒曹倍其母而他母自是畢身不復娶蓋晚而與二子語及之猶涕涔涔下也君始以例得蜀府典寶正當之官以失史孺人故獨身養太宜人與撫子女又諸兄弟政皆寄之乃歎曰終始如長醉公言君之為家政者三十年諸子姓繁不能容乃析箸而產俱隆隆起獨憲副君前卒極力撫其孤而中子蒙者尤能得君意至損所受產二百五十畝授之曰以助爾膏油費也

嘗辭不獲已食其入若干年而後還君君尤好施予獲羨嘗輙為長衣食棺衾以待戚屬之饑寒者死毋收者拓傍產必優其直曰使彼毋憾於周原也又割田以供里中賦凡若干諸假貸不為瑣屑子錢計即時時宿券弗恤也於交際施報尤眷居恒謂生平受歀人一盖闕人一絹會其去弗及酬以此耿耿此外肥腹中無復事矣課二子為經生業嚴甚時厲之曰學成而後可言命弗學弗汝貸也至其應省試弗利則又慰勞之賜以一

巵酒曰吾嚮者策汝學故不言命汝曹安能自為命乎雖然命可竢也學可進也詩云是廌是蓘必有豐年此之謂也又曰若幸而寄一命毋先我於君毋先身於民毋家於官毋官於鄉黨戒之哉儉德之共也施儉之推也倍入而出跡之倍出而敗亡因之矣予箪路藍縷以起茲業即若一甘食孅衣毋忽忘其所自可也二子頓首受教以自苦自厲為儒而君亦益好學嘗手録經史子集格言有闗世教者以授二子使録之曰續觀感録

曰格言彚集行於世時吏部君又前没念獨太守君在晨朝上食非他大故莫奪一味之甘剖而致之春秋佳時相與集親故汎青雀窮湖山之致畢興而後返間從田父屈指米價較晴量雨瓠壺貯酒芋葉崇肉於緑蘿輕舠間甚適也晚節忽嗜浮屠教嘗游於吾里見曇陽子化事而異之歸埽一室深居禪觀勅左右曰進一粥筍脯菜羮而已會太守君有事於湖口召君君趣以艓艋往遇浪而溺時寒甚强自力至淺俄而絶太守君與

其二子痛之甚逾二載乃始能營兆於某丘之新阡諏以辛巳某月某日葬而乞誌銘於余余與太守君别垂二紀餘病矣入而納拜馬伏地雨泣不能語顧二子亦伏地雨泣嗚咽也已稍稍蘇曰母以溺而不弔也吾弟實長者幸而惠之一言死者不朽即後死者亦不朽出其狀讀之則二子具草而太守君潤色之蓋字字足酸鼻也余乃謂太守君澹臺滅明不已薄乎又三月所而遇君之壻周太學甥孫沈吏部其稱君行過於狀所云

君字具具盥泉其别號也以萬歷庚辰十二月十七日卒距其生正德丙子三月十七日得年六十五所舉即二子貞娶於黄大興丞飭女繼娶陶諸生九疇女時娶於黄憲副鎔女二女適太學生周之琦即所稱君行者也次適諸生屠履祥側室計氏舉一女適諸生張世南諸孫男子二姫歷天歷女七所聘許俱名族銘曰

于嗟乎君乃水死靡不悲焉大雄氏以為宿因而儒者謂之適然有壁而碎有瓦而全碎不瓦壁不全何懟怨

江西布政都事守默華翁墓誌銘

無錫之華為天下名族而其雋有善繼善述者咸奕朗有文學二子之世王父曰瑞州公與先司馬同舉進士以故稱通家子而余之辱二子交則自以文學故瑞州公歿而有仲凡曰守默翁後二十餘年而捐館始有一子夢旭為邑諸生天時善繼生甫三歲耳善述猶母腹也翁實子之以俾成立故捐館而二子哭幾滅性也手狀一通來蒲伏搏顙以希言於墓中之石曰治命也目

且瞑矣強開而顧二孤曰必王先生也不朽我者余悲其意而志之按狀翁諱堯欽字仲安其先自宋戴公族至晉孝子顯於無錫數十傳而至宋諱榮者宦大梁因家焉三傳至承事公避金復還無錫又五傳而為監稅公友聞自錫之隆亭徙堠陽又三傳而為棲碧公幼武棲碧公子貞固公宗彝徙鵞湖定居矣其又四傳而為封戸部公恩娶鄒安人有丈夫子四人翁其仲也生頴敏讀書工屬文補博士弟子每試與瑞州公相甲乙有

聲然皆不利大試最後瑞州公有名第顧獨遺公凡七試七不利而食於學宫者幾二十年乃歎曰男子匏繫五斗米耶因北遊太學徙上舍庚子試於順天見録名次七十一矣而錫之士有中蜚語者倶報罷翁得司試者所批卷鬱鬱成疾已而復嘆曰命也吾故不如老農遂退耕於鵞湖之濆絶口不言試事矣公至性過人負耿介尤眘取予其孜孜好為德盖始終一節也少食貧得少珍味輒以共封公及鄒安人封公有邑中逮公時

甫弱冠挺身出理之於箵箑之下以免傅里人鄒氏塾以束脩進為畫筴曰子幸不至急旦暮請為子歲息之可十三如是展轉百金不難也翁謝曰甚勞子不腆句讀辱為師而以賈道終乎鄒氏心儀之竟十三年無倦色其入太學宿燕中逆旅主人媍美而蕩夜滅燭而趣就翁急披衣起燭而號之愧遁去即以詰朝發亦不為人語其事族兄政和丞沂寓羡禄五百金於翁而曰子不更事恐其費之未幾沂死翁召問其子曰知爾父橐

乎曰不知也翁出而歸之如故封識於是有族弟賞者病且死翁候之泣而曰吾忍死以待兄有橐金五百兒子稚弗任也今以寓兄翁謝不可則曰兄尚不忍負沂忍負我翁領焉及其子長而歸之亦如故封識且誨以樹藝生息計甚詳翁又收族子頒之婺而子幼者養之俾以節顯族有困役而謀鬻其墓丙舍者中二殯宫在翁捐十金助之葬又匄十金為代役曰毋遽失守也外姻楊老而鰥獨翁迎與偕諸父養死而復諸土翁既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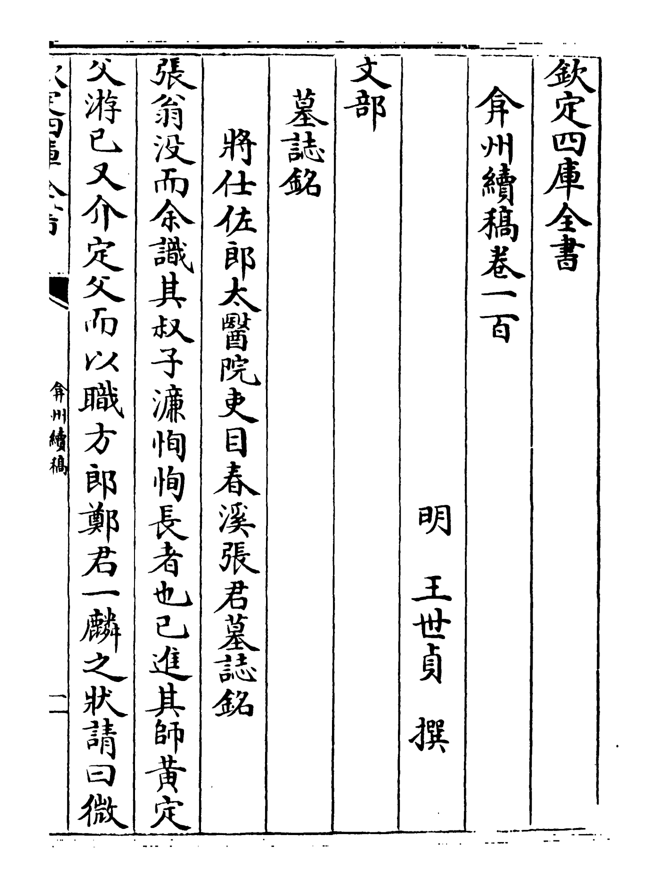
絲積顆累以有家而義割其吝不恤諸所拯援非一然不一語之人也太學久次當得官卒不肯赴吏部選入至八十而善繼為之請於朝得授江西布政司都事具衣冠而進之翁為一御即置諸篋曰我不稱也居恒布素蔬食間進肉不至再筐瑞州公貴矣其子副使君又貴人或以居間事吏翁謂可潤屋者翁掩耳曰毋論我不為此乃令我籍弟子勅操守令喜怒乎自其倦太學日即足跡無城府矣好讀書晚而益好之手不釋卷栖

碧公有文曰黄楊集貞固公集曰愚得皆梓之家塾以故善繼為制科業且成而復與善述力為古文辭翁皆弗禁也二子皆有子翁撫之喜已歔欷顧二子曰自而父夭吾日憂斬馬不謂一綫之息而有此吾及曾矣庶幾且及玄乎葢善述之子脩般娶於施者方娠翁卒月餘而始舉玄也以故善述尤娓娓難之云翁之生以弘治丙辰卒以萬歴癸未十月得壽八十有八配過孺人有女德前翁卒者垂四十年是時翁甫五十八勸之娶

卒弗娶也子一即夢旭娶於胡其節成矣女五適邑諸生錢璠諸生錢應徵過體元錢應琛歸學程學程故常熟鴻臚謨子也謨為人長者故與翁太學同舍翁病而身營護之以愈感其德令少女女馬孫二即善繼娶於孫善述娶於錢女孫二適張啓顏曾孫男七嗣殷娶於歸象殷聘鄒憲殷聘浦善繼出也儼殷娶某迪殷聘浦祖殷聘王服殷未聘善述出也曾孫女六適鄒弘基字范某王某者善繼出也字曹氏吴氏者善述出也墓在

康安山之祖塋葬以嘉平月之廿二日士禮也亦翁治
命也是宜銘銘曰
將古所謂敏事慎言者耶於格孝弟力田者耶翁絶不
以自名樸茂自全以終其天年雖然不自名而人名之
曰賢有二孫在夫何朽焉

弇州續稿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將仕佐郎太醫院吏目春溪張君墓誌銘

張翁没而余識其叔子濂恂恂長者也已進其師黃定父游已又介定父而以職方郎鄭君一麟之狀請曰微

執事亡所以不朽先人者余悲而許之按狀張翁諱旻字必仁其先世閈化人至唐季而榮公者徙休寧之嶺南耳孫清叟再徙漁灘久之遂為其鄉著族入明而尚周者傳原善原善傳竹癯竹癯傳雲檻曰耕雲公娶於黃凡五乳而舉張翁張翁為人眇小貌古而癯既幼失耕雲公十六從其伯氏賈游主計於計書有所不能達伯氏謾罵曰咄嗟而不學桑大夫少若三歲善心計耶張翁媿憤取六書義强解之遂能通已又習古文詩歌

諸家言爲之亦遂彬彬矣伯氏謂張翁可任闞智也者
俾以槖裝千金游淮揚爲鹽鹽能窺予緩收以儉勤佐
之轉徙游燕齊間累訾至鉅萬歸而歎曰夫徙著而歸
著於宗不爲廢著乃讓其家諸兄而別起大第數百楹
堂閣重復相屬因丙舍爲義塾教子姓傍畝益闢桑麻
竹樹之類鬱鬱如矣張翁訾起至傾郡城而顧有家約其
子弟非恒衣食弗衣食也稍具味滋饒即覆筭器其紈
綺而加飾者呼火火之曰是何所得破産物耶即子弟

一逸蹶輙𧹞令受杖且為四戒以約束之是時有兵警當城休寧令欲資張翁槖而以其身起家故重發言張翁推千金城城曰是扞我槖者而我槖之靳耶令欲以冠帶勞張翁張翁笑弗受也其最後奉例謁銓部乃得太醫院吏目令以下皆奉牛酒交懽張翁屬鄉飲推擇為祭酒矣張翁性篤孝居恒念蚤背耕雲公不逮養輙淚簌簌下所以事毋黄百端兾得其懽毋没毁瘠逾禮有盜張翁金而自愧死者召其子慰之益以金嘗誤才

一鄉人謂可貫也予之數百金盡費不讐張翁亦不問而鄉有浚張翁者客行説曰奈何挾重而坐受人魚肉吾力能復之請訟之官張翁曰吾不好復亦不任訟復故邑里盬張翁之富而安之以萬歴之丁丑八月八日卒距其生弘治之乙丑六月二日壽七十有三始配程孺人繼管孺人管孺人生三子長濬娶於黄為天朝女仲洙娶於吳為萬善女叔濂光禄寺署丞娶於黄為豹女再娶於衣女二一適太學生吳某一適黄策憲副某

子昏管孺人出也季曰洛爲按察司從事娶於黄爲秀才擬女側室胡出也孫男女云云葬於某所吾聞之吳俗諱富以避官侵年然亦不善居富獨徽人不諱富其所致富與居亦類有道者今讀張翁狀具趣時近智其寛報近仁其讓著近禮其赴役近義豈所謂好行其徳者耶晚而以考終四丈夫子三能拓其業而叔氏用儒顯是宜銘銘曰

以惠行蓄則無詬以禮禦侈則善後以文飾終則不朽

鄉進士玉山張先生暨配全孺人合葬誌銘

當嘉靖中而崑山之儁有聲公車間者毋如吳先生中英歸先生有光與張先生廷臣然張先生與吳先生竟不第邑邑以死而歸先生老僅得一第亦竟以拙宦邑邑死噫胡造物者予才而竟抑之也盖先生娶於全有一子曰士瀹其才如先生而不遇過之當其塟先生嘗手草事狀以請賢士大夫之誌銘而不果既全孺人没而士瀹亦以痛發病死矣為士瀹之二子曰進士棟曰

諸生文柱既以全孺人納先生窆且十年而名成乃又奉士瀹所草先生狀而益以全孺人狀而問誌銘於余余故與棟文柱善而夙知先生故不辭按狀先生之先為汴人建炎中以避難南徙至明而有諸生旭者生新城令能能生博士注後先以善政教聞注生刑部公鑾教授諸生有隱德是生僉事公寛僉事公嘗一為刑部郎奏最而封鑾如其官故鑾得稱刑部公云僉事公娶於周而生先生為人鳶肩廣顙脩眉長準準上黑子隆

起五歲從僉事公令錢唐署縣災舍人子驚求先生不得乃自寢抱印出僉事公異之俾見客拜起如成人已俾就外傅握管受字即能辯點畫波拂嘗有沿司檄而覬以下上者先生縣見之曰非真檄也問何所得之曰於前檄篆得之僉事公既驗而益大異先生曰兒任官矣嘗有塾客要先生西湖而主具乃一吏者先生拂衣起曰是將有居間設耶歸以語僉事公而頃之其吏以侵年藏緡見訐矣是時先生甫八歲既歸自錢唐受易

於梁九萬氏屬文蔚然時全孺人之父曰全翁以財雄里中嘗覵先生過門而奇之曰是嶽嶽者誰氏子也問其父為僉事公乃使人喻以指遂歸孺人於先生尋按察公罷歸欲使先生改授詩於浙東鄭氏未浹旬而當御史試遂以詩報既射義始意逆之時御史為蕭鳴鳳者寂嚴少可顧獨善先生遂補博士弟子其又明年且試而後御史以爭龃利有所望於僉事公僉事公憂曰得無以兒子餌郄耶乃援例入太學而訾不能中程全

孺人悉簪珥以佐旹自是日夜戢身機杼間矣先生游太學而所爲時業當祭酒湛原明張常甫意凡三試悉冠其儕至戊子鄉試遂中式學士張公潮激賞其文曰是當一日千里矣然至會試輙不利而以文高同舍生有剽而取上第者人或爲不平先生笑曰命亦可剽取耶彼且出吾大人日而貽吾於是日侍僉事公於里社詩酒間僉事公既才先生先生益自砥礪以父子知己而僉事公有文責輙屬先生先生具一草出輙成僉事

公聲久之僉事公病亟先生晝夜走求醫躬嘗湯藥既卒哀毀骨立將葬行求吉壤地敓於弟不行因痛自責復別求得吉地先諸役負土石成墳葬而廬於墓者三月而弟會有他厄念不敢徼先生力乃力為救解得免自是為感動又嘗迎賊虜之伯父使返著於吳淞築室居之歿治墓隣僉事公曰魂魄庶相倚也先生既少而多疾其試應天亦以病疽幾殆而困公車久不能無中鬱竟復病疽前是忽呼士淪謂曰夜夢偕而祖會官舍

語不可了而多悲咽是何祥耶既寢病劇猶能為七言詩二章感激用壯無兒女子態亡何竟不起是時士瀹甫十八而全孺人痛先生甚不即偕死然稍稍代為政矣士瀹好讀書不能問家而宗人有利其産者創賦訟以傾之時時賴孺人筴以免最後轉徙金陵孺人且老尚能馭爨酒脯飽絲縷之費以寛士瀹於書而是時棟及文柱稍有識矣孺人口授書成誦又為課其筆札而誨之曰毋替而祖武也而有祖不能葬有家不能歸是

在而輩責哉已又歷數其鄉戚宗黨曰是猶及而祖還往者也是下石而父者也已又曰夫下石者吾非欲報之欲使汝知衡困也蓋士淪念欲攜二子於邑試而難孺人不欲行孺人固强之乃行行而孺人疾亟歸不及殮矣士淪所以悲而病且死也嗟夫張先生挾文行稱至不得一第而又不獲下壽士淪又過之矣然而棟甫踰立而擢高魁所為程式文傳於世文柱少於棟而補諸生十試皆冠其取一第可拾也是何前者之難而

後者之易也王子曰余讀張生狀蓋泫然焉語云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張氏今乃有始矣夫以張先生父子之才而不遇且至欲令人詰造物然以例夫吳先生歸先生之後而寥寥者又當何如也先生字元忠家玉山下因號玉山子又以其拙於世也别號六拙居士生之日癸亥二月之五卒而為乙巳十二月十九日得年四十三有文集十六卷文待詔徵明序之全孺人生以癸亥四月十一日卒以丙寅十二月廿一日得年六十有三

有丈夫子一即士瀹補太學生娶柴氏女一適吳詢孫男二長即棟娶於歸文柱娶於朱女二適王庚周肇恒墓在崑邑九保藏字圩之原銘曰

墓有梓而弗竟材以逮孫枝夫然後培栽其負贔而虛其顏以俟乎將來猗歟休哉

明封文林郎長樂縣知縣慕節蔣翁墓誌銘

蓋蔣翁之始置其居也曰順節其最後曰慕節云蔣翁之所不忘節則以母李孺人故而其父曰思靜公思靜

公之舉蔣翁僅三歲而棄之季孺人抱遺孤而泣告伯氏曰所不卽從地下者以此兒耳其幸全之則伯氏之賜也伯氏惻然顧其娣譚曰善視娌母子自是孺人依譚以居然素貧績絍所不及或日一炊冬一薄絮撫蔣翁而問曰兒得無饑寒乎蔣翁强應曰否中夜影煢煢相顧而泣被為漬也蔣翁甫六歲就外傅日記可數百言又工偶對自是夜分篝燈書聲與杼相終始矣蔣翁之小長受經屬文漸有聲而故眉州學正朱公晩而舉

一女甚愛之難其偶見蔣翁而器曰是孤乃壯可倚也俾入贅女是為朱孺人甫贅而朱公死於是朱孺人奉季孺人以養蔣翁稍發舒得專意學問補邑弟子員每試輙高等邑令馮君汝弼賢季孺人之節禮其廬旌異之而蔣翁之試南畿則詘無何季孺人遘痾蔣翁廢寢食而日夜兢兢醫藥間躬浣中裙牏厠者一月竟不起蔣翁慟幾至滅性盡毀其橐敦葬事走故師陳中丞察而乞志銘曰傷哉所以為吾母者僅此耳以故更其順

節之署曰慕節而蔣翁所爲文義益工然其再試於南
畿復以疾不終事歸會朱孺人復卒蔣翁大歎咤曰命
矣時朱孺人舉丈夫子三咸玉立乃指琛工編謂之曰
吾起孤童不能治家人産以貽若曹勉之是中可家也
於是邑大姓耳蔣翁名相率延爲塾師其長者二子後
先從蔣翁獨嚴課之俾抗法而季亦漸長俱業成伯與
仲遂同舉鄉薦其明年伯復成進士蔣翁乃快然曰吾
蔣自汝州公起家良二千石且百年而復其始吾可以

謝博士弟子冠矣然蔣翁既内傷不及事思靜公每伏臈懸遺像而飲泣已又痛季孺人之節不及旌也居恒邑邑不懌曰傷哉吾所以為吾母者生順而沒慕之已耳於是伯方肆事銓部上書陳季孺人節下有司覆核當旌詔許之蔣翁聞而後喜可知也伯令長樂以卓異考封蔣翁如其官具冠帶上之蔣翁曰吾無官業藉爾有官雖然尚不如旌吾母孺人之快也一再御冠帶即篋之謂此何物苦約束我自是出行必徒步遇故所識

即田叟市販肅揖問勞苦微時有所窘侮輙忘之叩緩急不忍以難報也其事伯父母不啻若父母曰微二尊人我何以今日待其子益共慤而撫其孤孫成長捐先業畝二十畀之俾食其入而代之賦季孺人之二姪有田不售委蔣翁蔣翁度其窘且甚還之焚其劵葢其少時嘗館江鄉有少婦目成者蔣翁黙念身何所自出而輕棄之即容徙去又嘗守醉客之遺金而還之其冥行篤至如此郡國干旄候蔣翁多使人謝疾不恒見見不

一語及私然性獨喜客客至輙呼飲飲竟輙卧任眞推分廓如也又嘗習二蒼頭吳聲使佐酒暇則選地於虞山昆湖間徜徉竟日猶以為數出勞人築半畝園於舍傍擘山之勝而亭之𥜿植卉竹手抱甕汲灌不以風雨𣪘也蔣翁既數喜為宴會而其好施又天性然又不問家人產絶居閒饋謝路時時笑彼守財虜何為安得數千斛粟盈囷惟吾意所欲予哉伯縣令高第當召顧入留都為刑部郎意蔣翁有所嗛乃得好語云食味忌甘

馳坂忌峻郎乃而久地也蔣翁為人脩眉聳肩狀若立
鵠兩目炯炯徹遠步履便捷望之恒以為且百歲蔣翁
雖亦自負百歲也而偶以勞飢傷積血腰脅間隱隱作
痛藥之且愈矣它醫雜投補劑兩月遂中滿不能食是
時伯方留省而仲以試事大都未及侍當疾革家人環
擁泣蔣翁笑揮之曰去毋溷乃公苟死者有知吾以諸
兒成立報吾父母矣因誦論語數章曰聊以攝散亂耳
又謂毋作佛事世豈有淨土吾前後念不接即淨土也

屈指某日為吾生歲衝且逝矣趣治木木美津津喜見眉宇至期整衿危坐而逝始伯聞蔣翁病哭請於其長以病告輕歸抵家則不及殮者僅一日耳蔣翁諱世卿字嗣息其生以正德壬申閏五月二十八日卒於萬歷丁丑正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六有丈夫子六曰以忠者即伯自刑部稍遷為郎中娶於周封孺人曰以化者即仲娶於徐次以行邑諸生娶於嚴故贈孺人朱出也又次以載邑諸生娶於歸又次以仁娶於施又次以

遂娶於程諸孫十人孫女五人其婚嫁具行狀中葬所在虞山南湖橋陳家澗之原惟蔣之先有諱亢秀者在晉以下吳功食采邑常熟遂世為常熟人至元忠用判官九一而始徙城南居又二世而為岳以鄉舉仕有聲實所謂汝南公者也亡何忽傍落又二世而蔣翁始以力學孝行開先刑部君兄弟益廓大之蔣自是有聞哉夫刑部君之所具狀雅而詳於李孺人之節而蔣翁之孝蓋精乎其言之也余憫其志意而許之誌且為之銘銘曰

終始不能忘母孺人者其蔣翁也耶能顯母於旌而榮蔣翁以封者為郎中也耶蔣翁歸而報母曁思靜公相與融融于大隧之中以相蔣氏于無窮

鄉進士張叔貽墓誌銘

予弟敬美過淮而遇吳司馬者謂曰前有二王後有三張吳人哉嘻敬美歸而語予而張之季則以前一歲逝矣所謂三張者伯起幼于叔貽也叔貽無子子幼于之子仞幼于乃自為傳而以仞來請曰是將葬矣敢藉手

吾子以不朽夫予往來於三張者最久而又最善其何忍辭叔貽諱燕翼其先世為長洲人有裡者嘗著人物志再傳而為雲槎公冲雖以末起家顧喜蓄圖籍古器有儁聲貳許太君生三子伯仲皆玉立美秀叔貽生而貌微寢然特穎敏甚七歲聽歌者按節而句之殊皦又能為漁陽撾縱辯折客客無敢抗十三工屬文尋受易於蔣大夫夢龍已又游其伯仲間十七為郡諸生二十一遂偕伯氏領鄉薦一時才名籍傾吳中矣凡三試於

春官三不利而其最後司試者得其文而善之且見録用小不及格罷遂以其明年春感末疾寖劇至冬十一月卒得歲僅三十三叔貽始游伯仲間習博士家言伯仲皆善詩則亦善詩伯氏善書則亦善書而叔貽時時作猗蘭蘂篠㧗石出其表也其為人醖藉開敏善談笑多藝能所治裝服器用人慕而倣之又能自度曲為新聲去家十餘武樊圃疏池雜藝花竹築精舍讀書其中佳客相過從竟日夕不厭居恒慕説長卿之慢世李長

之達生以阮公口不挂臧否為善所恨多白眼耳與客周旋毋論賤貧有所匄請立應而所簡脱多達官富家子自其兒時故文待詔徵仲業已器愛之而一時諸名勝若徐紹卿文壽承休承彭孔嘉黄淳父周公瑕何元朗錢叔寳咸屈年行而與友叔貽相與下上甚快其家世既多藏圖籍古器而叔貽又慕好之又雅負鑒辨名畫法書敦彝鼎鼒印章酒鎗茶具之類一一能指所從來當其嗜即廢著脱衣不顧也叔貽外莊其伯仲而膚

愛靡間其事許太君則務以色養閨幃之際熈熈如矣前卒之歲屬除而夢賈長沙以鵩賦示之明日謂人曰殆哉吾今者乃長沙筭也既疾革許太君勸之居内謝曰奈何令兒死婦人手則又謝曰兒不能復共養母矣有二兒在毋自苦目遂瞑叔貽所為古文辭若干其著者疾世多市交作掩關銘疾世多市毀作行已箴他托指類是叔貽娶於徐生二女長適庠生湯一鳳次聘庠生徐篤孺其葬也在伏龍山之新阡銘曰

葬者季耶忌汝者世耶奪汝者帝耶痛汝者伯仲氏耶不朽汝者誌耶嘻其存者張與王俱二耶

封徵仕郎吏科給事中鳳岡湯公墓誌銘

始余為郎時故雙梧湯先生用邑丞沿檄至都先生不以余少而進之論文甚適也凡二十六年而余領太僕先生之孫給事君用邑令高第入瑣闥不以余僊復進之論文且旁及時政又甚適也已而知為先生之孫又得其父鳳岡公之為人其博雅似先生而易諒開濟世

所舉而歸給事者則又公啓之葢踰歲而公抱微病給事念之篤乞歸省亡何病良已於是公日夜促給事還署毋戀戀老人方健甘匕箸然給事之還署不三月而公病復作且逝矣給事銜哀手事狀而匍匐以奠告曰唯執事者以不肖之知而推其前人而辱之志銘死且不朽以王父之知而惠其後人而辱之志銘死且不朽夫余幸而獲稱友于公父子也安能辭按狀湯之先世為練川人凡徙於郡城之碧鳳里者三世而為雙梧先

生諱珍以行誼文學與文太史徵仲王太學履吉後先齊名娶於某是生公公幼警敏甫就外傳即能讀其父書而工屬文嘗感雷震作迅雷賦履吉讀而異之謂先生曰是兒尾乃公胡迫也先生雖才公然念其多病不欲過程督之而公益自勵於學諸子史百家言靡不成誦至所謂漢文選則餔糟啜醨矣弱冠而補諸生小試輒能甲大司馬永豐聶公御史大夫南充王公尤器之而少司馬衡水楊公時為學使者以公冠諸生俾受梁

弟子執易而請難者比比然公數奇其試於南都輙不利而所受弟子多通顯者公乃歎曰吾家世易而不一遇能不愧吾弟子顧謂給事詩亡而後春秋作若庶幾籍此以進哉公自是杜門不復應試而給事之業成迨其舉進士而公膺貢當上春官自顧笑曰夫欲用我者而不及吾壯哉孺子也才可任也天其佚我老矣公雖意給事才可任而猶竊少之其令進賢而迎養矍然往曰吾欲以觀進賢令作何狀及郊而郭而聆民聲入邑

而督吏色而喜可知也不踰月歸曰無所爲迺公虞矣

進賢令高第入給事首省公又將其婿若孫往曰吾欲

以覲給事何狀給事迎拜公謂曰骨鯁若自有之第爲

縣官持衡大體夫揣摩利便以就功竊望風旨以希納

一切毛舉鷙擊以自顯見非天子所以用若意也給事

拜受教公覲其所請白封事而喜可知也不踰月復歸

曰無所爲迺公虞矣給事既留公不得復念毋沈夫人

無已而公所抱微病有徵以故乞歸省歸而病良已乃

大合閭黨為贐郡邑守令上牛酒相繼當是時公疾非盡已欲以壯給事之行而俾無内顧憂以故與沈夫人俱自强力匕箸給事信之為小寛而亡幾公逝而沈夫人繼之矣雖然給事業已棄身為國家有頼天子仁聖得遂其私及公與沈夫人之别聲辨味而一相與娱樂今又奚憾也公孝友敦樸自天性雙梧先生嘗遘癘危甚公剪爪髮而祈於神請得以身代先生竟愈李公貧不能家公剖家而事之曰吾敢靳吾先人之敝廬也李

父稍廢箸則爲贖以至歿而盡分給其諸子少與方伯陳公子兼同師雅相慕陳公窶至不能饔公舍而饔之已又饔少參張君某某念其鰥也而以弟之子妻之居恒謂二君非庸人也公居平嘿嘿不喜言人過失至得一言人倚以爲重若管幼安王彦方者好田居不喜入公府既以給事貴封如其官而不時御章服幅巾白帢澹如也公諱修字彜省所居碧鳳里有岡曰高士故署其齋居曰鳳岡學者因而稱之其歿以萬歷丁丑八月

十三日距其生正德丁卯九月二十三日沈夫人之後公歿也葢月之四日其內則淑行語具皇甫先生子循誌中有丈夫子三長即給事君聘尹三遷而至戶科左兩娶皆蔣最後龔其先蔣贈孺人龔封如之次學尹娶余俱沈夫人出也次任尹娶於張貳吳出也孫男六其長一元娶顧學尹子也一龍娶諸生陸再閏女一鳳娶鄉貢士張燕翼女一騏娶刑部郎錢順德女俱邑諸生聘尹子也一松一栢未娶任尹子也孫女四一字張其

一字李時春餘未字曾孫男一尚幼曾孫女二一未字一字趙檢討用賢孫卜臺山祖塋之次余既爲誌之而又銘之銘曰

以丞公父而給事君子七十一年充然若無憂者耶竟其身績學勵行而不一讐耶其棲僻若投其避喧若仇其跡無憂而中無忮求者耶於戲其長即安於茲丘

東墅王翁墓誌銘

王翁諱廉字文義嘗卜墅於東山因自號東墅云其先

世為鳳陽人諱復者以安陽總管歸太祖積功至某衛千戶有子義從文皇起兵北平進指揮使傳子斌斌子政調金鄉衛以捕寇功遷守兩浙遂家焉子澤為浙江都指揮僉事則翁之祖也澤生埜為支子不得襲而稱萃田處士有三子翁為仲生而穎敏讀書曉屬文已謝去曰書安能一一甲第酬也顧所以用之耳乃稍涉獵子史家得益語即揭之座右及為親執稱説不休翁嘗本下中強力展轉流息以共奉處士公及母沈處士公

好客倉卒而問翁母聦瞽者母沈病翁蚤夜粥藥間不暇巾櫛且卒而易戚戚至處士公老以無疾終翁猶恨其不及藥也伏臘祭則俯伏涕涔淫沾地矣伯兄自楚歸而不具橐曰愧久宦減仲產翁曰仲雖窶獨不能羸尺布斗粟乎奉之終其身以至賙棺殮甫踰強而有子俸成進士為豐城令翁數移書勉之曰令為天子愛養小民足矣毋念吾吾必不食而官也既令有循吏聲顧以不能事上官罷翁微知其垂橐欣然安之翁始有子

貴而諸貴人父為社湖山間翁時齒最卑而角巾末坐稍與談諸老人人人自失也席非翁無懽以至為社中祭酒三紀如一日矣翁伉直不能藏善惡齒舌間而實無它腸即受者不為怨而益嚴重翁諸所為德非一其最著者嘗置婢而知其適人呼其夫併券還之曰吾不忍折而娩也居數載攜其三子來叩首堂下以拜賜翁既用壽考遇例有冠帶僅一御之而已尋藏諸笥曰非吾志也即郡大夫再致為鄉飲賓亦不赴翁生以弘治

戊午三月二十四日卒以萬曆丁丑六月二十五日春
秋八十配徐繼配李丈夫子四長即俸娶於陳次化凡
再娶曰陳沈次伸邑諸生待貢娶於邵皆徐出也佩舉
鄉貢署太倉州學正娶於沈李出也女二適諸生錢恒
心德府引禮樓夢賢皆沈出也諸孫十四嘉謨嘉猷俱
邑諸生嘉令嘉徵嘉賓嘉議嘉瑞嘉筵嘉禾嘉祥嘉遇
嘉造嘉祐嘉閒孫女四曾孫六紹登紹科紹元紹亨紹
宜紹貞曾孫女三佩之應禮部試也凡四而最後見賢

於司衡者且首薦而弗果吏部聞而善之令署吾州學特銓聽試禮部翁之卒也豐城君將以十一月葬翁于南天竺之原而以通政參議梁公子琦狀來請志銘而佩與仲墨而泣致辭唯先司馬之第進士也蓋偕豐城君云世貞甫舞象而道遇君及參省浙西而君相歎甚歡也幾若世矣又八年而從佩游而翁始捐館舍余髮且種種而始稱小子以志其墓石不亦希濶異聞哉是宜銘銘曰

隱其跡儒其言有子而賢是猶顯與晦之間孫枝綿綿奉天年南天竺之原松柏之卷然者翁之所歸全也耶

故文學企齋郁君墓誌銘

君姓郁氏初名灝卿更為灝已復為灝卿字遼叔更字景仲别號金齋其先自汴徙錢塘尋徙華亭幾二百年而有諱敏者以善著里中稱之曰佛子生封主事公桂桂五子長曰温州守山季曰青城君岷嘗舉北畿試有聲竟坎壈塌屋中青城君娶於黄無子置貳陸生君與

某君生甫髫而喪母黄哭踊若成人矣尋就師塾受尚書及諸子史皆成誦十五補邑諸生當是時青城君方以顯屬君幾得息已游而其又明年君生母陸卒明年青城君繼卒君既連遭二喪日痛毁幾殆而又素弱不習生事里中子業少君而攩拟之君務為温恭鮮忤而其持門户御臧獲斬斬有條業不旁落君之娟張又能佐以儉勤歲致息營葬已推其羡衣食其弟若女弟為畢嫁娶弟既娶即析箸君度不可已則司其緩急而濟

之弟感悟益莊事君而所嫁女弟於孫者寡有一子一女久之病卒視不可含君撫而哭曰豈其有遺憾於孤女子耶非我孰任之乃瞑君為旦夕賙視其孤悉成立有室家而君既痛其二母後先背不及養所以待母黄之兄旬及其二子厚甚伏臘問遺不絕母陸之父壁與其媪居貧不給君除舍迎養至歿而葬之又邺其子某某君於族兄弟行畢然至於訂是非筴利害得君一言以為決若蓍龜或怔曰此豈其郁氏老耶已而察君之

篤行誼急人先已不寢爲然諾乃益見推重君遂自喜負俠聲而其黠者陽露困以干君君無不響應甚或不能跡其子錢處以是庢漸挫而其試有司亦數不利會有子承彬亦十五補諸生數獲儁君乃歎曰吾去諸生歸耳且吾安能與兒子輩眉眉競囁嚅也乃上書得諸生服以免久之承彬應鄉試甫試而君卧病卒距其生之月日時悲相䏠合年僅四十有一耳有丈夫子二長即承彬爲文有奇氣娶於楊生子炳祖次承楙聘於曹

女二長適陸之麒次許聘顧伯麟君之歿不能具棺殮其友沈生推已棺而其弟爲調殮具始給於是承彬輟試奔而大慟殆絶者數乃曰孤所欲自力而償吾父志者已矣疾無所視湯藥而歿無所視含也如終天何則又曰庶幾夫藉長者一言以不朽於是手君之行而謁陸京兆先生次之乞余銘其墓余之舉於鄉與青城君俱以癸卯有南北分誼第不識青城君與君而夙與承彬善一當銘聞之鄉人君不好游俗客若詞人酒徒黄

冠羽衣日夜過從毋間每一浮大白數日不醉醉即曼聲長歌清嘯或談說經史纚纚若懸河貫珠噫此天下所以譏余者而余不能悔顧獨欲得斯人而與之而亦已矣二宜銘銘曰

若業將有成而卒無成以死其無成者類若父而有成者庶幾待君之子其即安於此顯於此

弇州續稿卷一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

弇州續稿卷一百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承事郎温州府推官王明得墓誌銘

萬歷之丁丑冬十二月而吾從孫綬等乃始克舉其父温州司理明得之葬也距其没八閱歲矣而猶淺土也

嗚呼傷哉貧也綬等乃又以其從兄刑部郎周紹狀來請銘余亟讀而涕亟下而弗能收也嗚呼傷哉其不遇也狀之畧曰明得之諱一誠初字學程最後更今字先世即丘貞子覧傳始興文獻公導為江左始至宋而節度衙推仁鎬徙分水而孫司諫公縉乃大之為淅始又數傳而古川公夢聲為崑山學正為吳始已割崑山之支地為太倉州遂為太倉人世世以儒業顯而先大王父封司馬公諱輅有二子其長曰工部郎中諱僑有五

子其仲曰鄉進士諱悌有一子曰廣東提學副使諱世芳則明得考也娶故少保毛文簡公澄女副使居官以廉介伉直聞天下有所不合即投劾歸既老而其守不衰學者尊之曰頤齋先生有七子而明得其仲也生敏慧受書輙誦既長為邑諸生娶於魏氏故太常卿恭簡公校女先生之庭訓嚴諸子毋敢以燕惰見而恭簡公方講道東南為學士模楷明得所得於內外父深而其為人溫恭退然長者自其稱諸生以至入太學其儕偶

狎之即不令以屬文進也明得亦務自晦騄即之不知其為能屬文人也然所撰擬於試目亡不備而伊吾聲至丙夜弗休矣當是時魏孺人以惇謹閑閫則毋責色加於妯娌間而其橐亦少足以資明得讀旣先生棄諸子而魏孺人亦歿明得乃稍稍有家任家亦旁落困內外共而曹偶益狎之沃以酒則酒與陸博樗蒲則亦陸博樗蒲而讀書益不廢至嘉靖戊午始舉應天試年四十五矣試卷出而人傳誦之即素狎者亦為吐舌曰夫

夫也而可皮相哉然至試禮部復不利乙丑始中式屬
當入對策而心怦怦然疾忽作竟告歸歸亡何而繼母
丘夫人捐館明得獲治喪葬人謂為孝感云隆慶之戊
辰始克廷對隸政吏部復移疾歸稍自放山水間凡二
歲而謁選得温州府推官抵家疾大作遂卒距其生甲
戌盖五十有七歲也明得性温良樂易自其顯而益務
為恭謹靡所不掩覆不留過牙頰間即故激之而不得
惡聲所與雖卑賤稚齒而無敖色既稍貴於州邑不能

謝絶一切居間然其大指務以脱人厄游揚才能不屑屑責讐也族屬多大父行雖齒卑於明得者徐行唯應惟恐其不懌里人蕩其宗子明得少敕之即前突明得幾殆州聞而執之困以三木明得促駕為解曰非意也使釋去而後已尤篤於族有箠臧獲至斃者行刃為俠者皆宛轉脱其死所好唯書籍卒有倭警畢力齋以自隨而棄其他裝弗顧所居間既不盡讐而又喜客有少讐隨手付酒家以故歿而不能棺殮調也當毛孺人之

配明得有子一太學生綬娶於金為闕　承闕君女女二適太學生淩玄祐鄉進士曹繩武毛孺人蓋不及明得之舉於鄉也繼娶馬氏其所以相夫治生畧相倣有子二郡諸生紈娶於俞續娶於毛女一適太學生朱某而卒蓋不及明得之舉於禮部也最後娶劉氏無出余因稍櫽括郎周紹之語而序之既而歎曰天乎所不遇者寧獨明得哉自吾工部公為循吏後先二十七年而不能脫郎署貢士公僅成名而夭副使公所操樹豈膚

立者伍一自免而不再收也乃刑部坐蜚語謫亡問識不識知其枉矣以我工部公之有隱澤而為其後者若晦若顯幾五世而不遂大振何也明得之為長者甚矣而不獲一登下壽彼其禋禍一太學隃二十年而始薦於鄉又六年而始薦禮部又三年而成進士為選人者二年甫得官而奪之夫既終奪之而又稍予之何也嗚呼是不可測者而非天乎哉明得嘗游於闕而善之顧其田曰即不諱以葬我於是其田主為金丞而以

綬故割其旁畝而樹之栢州大夫張君故與同進士舉乃謀於繩武而資其甓塈始永明得於居而魏馬二孺人之兆祔馬所云八年而猶淺土傷其貧者以此銘曰

以而二嫡寧兮相而存者俾繩繩兮

從兄翰林院四夷館譯字冠帶官玉泉先生墓誌銘

吾王父司馬公有二子其長曰布政司都事靜菴公妻龔孺人亦有二子司馬公滿三載最當予一子官而都

事之長子詹簿君應之矣龔孺人既念其少子不獲霑稍稍捐槖以予兄而都事公復為擇配而得故太保顧文康公女孫以是用訾補國子上舍已又用諳夷書入翰林四夷館是時文康公為相而館生選格高可步武兩制而兄顧傾槖中裝從諸少年游故事諸生當習夷書兄獨不喜習夷書其補兩制法以隸兄又不喜習令隸而習行草習行草又自喜眉山體而不能工以故卒無所成而數請休沐還里既文康公殁而功名益偃蹇

都事公與龔孺人後先見背產益旁落而兄益跅跎不復問家人生事其爲館諸生久次得食廩亦有冠服而以休沐過期不見收兄亦嗤部符而棄之兄於奕入能品諸象戲雙陸之技亦精而以從諸少年游輙爲所縣日勝日負至盡廢箸而賤買陂田其種稻養魚略法陶朱家言而又數不登邑責逋急用是大困兄於諸伯季間最爲坦易不事邉幅即毋論所取予必中節而不居薄其接見毋論賢否退而未嘗不稱兄爲長者晩節恒

邑邑不得意間有所假貸或責宿券得少羡輒付酒家不則諸少年復跡之矣竟以萬歷之丁丑閏八月闕日病噎卒距其生正德己卯得年五十有九始娶顧所謂文康公女孫者亡何卒生子一龍娶周氏孫二人某某女適某某繼娶伍生子一瑞一闕女某某顧之卒也兄以狀乞先御史大夫誌銘盖是時有兵事屬世貞草而授之矣而竟未葬也卒三十有三年而兄卒兄卒之三月而一龍等始舉其柩而祔兄葬於楊林塘之南顧

之不獲蚤葬者兄志也兄之獲與顧蚤葬者季世望與余兄弟志也顧有娟德生卒具先誌銘中葬與兄合而不廢先志銘者其草自世貞而先大夫命而授之兄故也兄名世業字居美別號玉泉一龍請而爲志若銘銘曰

有官而棄之有家而廢之戢身而二尊人之魄是依猶曰遺子孫以安而還(去聲)不盡之巧於天地

徵仕郎都司都事平湖陳君暨配韓孺人合葬誌

銘

誌曰陳之先著於長洲之大姚至中丞公璚而貴稱名臣成弘間封其祖子富父孟善俱大官先生兄弟凡三人而叔曰福寧州同知鈛鈛生太學生洹洹有五子君其四也生而秀頴既長偉姿貌胡髯便腹望而知其為鉅人長者居平恂恂恭謹即驟得非意凌而益自斂為恭謹不廢所居里尚紛麗君獨不少染指杜門讀書量腹取給以故其書成而自邑庠諸生進補上舍至用貲得都指揮使司都事待次以歿而其家始甚儉亦以累

積致訾髙有官秩君雖用節嗇起家顧其於宗戚吉凶
禮不廢以故其歿也人咸惜之娶韓孺人而賢余同年
鄉貢進士詩女弟也既嫁亡何而斥裝以佐君曰生相
薄不堪重珥何請得為田宅費君恃以益寛孺人雖自
力操家秉而肅然無厲聲其既饒而居妯娌家無盈色
人謂君固工治生然亦有内助焉一子曰文𩓞君歿而
不勝痛後十八日暴得疾卒其又二年而韓孺人以痛
君及文𩓞積疾亦卒文𩓞之子曰允坊者擬於萬歴之

戊寅二月廿四日合葬君與孺人於闕之原而文默
從馬禮也君諱扶字子茂别號平湖生於正徳癸酉卒
於萬厯乙亥得壽六十三孺人與君生同年而壽加二
文默娶於史為蘭溪丞蘂女生僅四十六年耳允坊娶
於王為憲副公天爵女女孫二適諸生徐士亷王爾恒
曾孫男元鎮聘行人王養醇女一未聘盖婦史之母為吾姑而
爾恒則吾從孫刑部郎周紹子也故不辭允坊請而為之誌文
默亦補國子上舍恭謹有父風其死孝也於法得附書銘曰

嗟哉陳君逝而子繼之其儷又繼之孝耶義耶生者何以堪而逝者能無慊志耶噫

奉直大夫高郵州守松宇劉君墓誌銘

劉之先自汴著也當宋建炎而太醫令琰扈隆祐太后渡江遂家吉之萬安世世受儒而其醫亦不廢十餘傳而中憲公曦者起進士至同知都轉運鹽使司事傳子碩祖景臨以至奉政公一春俱不仕奉政公固有隱德然不能無少概於中近四十始舉君君生而風神清茂

警穎異常兒稍長日誦書數百千言奉政公恒自詫吾
令不虞昕哉指謂君此吾臙產也君自是益感奮與其
仲氏桂林君峴相切劘坐卧一小樓不復下為邑諸生
可六歲而李太僕舜臣來視學政試公以為第一而廩
之其又三歲而徐少師階來試如李公二公皆以藻鏡
重者於是君名驟起每小試與邑之劉司空慤進士汝
鎰相甲乙遂同舉於鄉所謂三劉者也然君自是赴禮
部試輙北而仲氏與叔氏今同守君崑復偕舉於鄉君

自是不專爲公車業益講求理性與經世之術遣其二弟入南雍依故祭酒程先生文德游而身往來鄒先生守益歐陽先生德所二先生咸器之謂口耳不足盡君君學成而試竟齟齬凡五上乃謁吏部選人謂君尚壯不待耶君歎曰二尊人老矣奈何尚以耕虞之且夫有志者不問格庶幾將及吾壯而用也遂得泗州守泗故御史駐節地艱冗蝟集君孳孳求民隱精出納吏不得夤緣爲奸嵗時周行陵寢唯謹御史選兩有所委鹺務

而才之以其狀聞君念泗民苦莫重於孳乳馬議欲有所裁省甫具疏而奉政公訃至矣州人遮道哭挽力喻之乃得發君之持奉政公喪以孝聞服除補磁州磁孔道也其衝劇數倍於泗君務程已爲約其供張餉遺率十減六七而造請送迎毋廢寒暑客與民交賢之臺史監司有疑讞輒以屬君立剖君度有羨庚首飭學宫新講堂費一不割之民暇則延禮諸生論經校藝褒衣甚都以逮二屬邑其名士亡不經指授者磁大治當是時

治河曾中丞鈞廵按霍御史冀疏薦於朝滿考上最予
告階奉直大夫加恩父母如之業且遷而母胡宜人訃
復至矣州人復遮道哭留君不得則相率立祠小像春
秋饗燕不絶仍勒石紀之服除補高郵高郵雅負沃名
而中軍興久且困君一切用所以治磁者其民之愛之
亦如磁而漸鮮賔客聲景王適之國所從中貴人官屬
過州意不能無望君而竟發不能吐一語君為民約束
調租賦事從寛顧恒先期辦廵撫何中丞還業薦之矣

而有御史論劾文選郎者謂君以鄉故私之由初選得沃州君實非初選也聞之歎曰是尚可留乎會有巡江何御史檄取其贖鍰千金君擲其牒於地御史恚以飛語中君罷歸君歸州人所以哭留如磁洒時嘗有所寬獄而其人出者夜馳百金舟次曰亡以報我父君艴然郤之曰比者奪吾官非能奪吾志也今子乃狙視我何也君後先典三州咸著士民思而磁於去後尤甚其最後謁吏部選磁之訊問者踵相屬也或戲謂君鄭當時

千里不齎粮得無類是耶君正色曰不㲉終不敢以一簁累磁人叔氏之赴計偕道磁也父老麕集問我公無恙相率而道君之政與别狀涕猶涔涔下也君乃絶口不言治磁事强問之則曰吾知不擾而已里居以讀書課子孫為日朔望冠帶拱立家廟廡俟子姓集禮畢而進之誨以生人大倫稍及閭里前輩行實可勸懲者遇祀事必戒肅如也卒事而餕之怡怡如也君於親友自慶弔外少所過從雖郡邑守令一報謁而已劉君某者

名令也數有效於君不得舉鄉飲以大賔請亦不得悵然曰豈其俗吏我乎顧心敬之而郡守周君某素重君强而後一見歎曰劉大夫賢者不易測也又有袁守株者君嘗識之而家又鄰高郵以高郵人吏故脩刺謁君君以他往辭人或謂是不嘗與守面耶公曰見袁公可見守則不可吾懼以他守生厚薄也袁公頗亦以望君君不為動君三為州收且久人或以疑其槖及殁而發之若洗顧其好施予周人之急先於已宗戚閭右時時

有所濡潤尤其俗所難者君晚而益好學與所厚同志月開講於雲興館既得疾猶亹亹以不得終事斯道為恨疾且革手署喪儀飭中外諸殮葬務從約毋令少有加於先奉政公太宜人令我愧見地下君諱峻字仰伯初號仰菴後更曰松宇其卒以萬歷甲戌距其生正德己巳春秋六十有六娶王氏封宜人郴州判官魯伯女舉子一發邑諸生娶郭氏少司冦持平女女二一適太學生羅衣側室蕭舉子一登邑學增廣生娶於郭繼廖

女一適王之誥孫男三季宿季宰季竹孫女一未字君於書無所不窺皆自抄録累千卷詩歌雄偉爽朗能疾書書復逸勁所著有日格子泗志備遺續家譜高郵未成志俱藏於家王子曰余蓋與叔氏善云其丞而績於吾郡也尤耳之也其權吾州守而績也所親睹矣吏民謳謡之則曰吾伯氏大夫教也已而悚然曰微伯氏吾安能及此也已又手一編謁余而泣曰此所草伯氏狀也今將莭塗日幾卜矣子幸為我志而銘之幽夫余烏

能已於志也夫劉君自田間起以一書生吏三綬所至有赫赫聲去而人思之若一日也不賢而能之乎三為守三薦而不報中一飛語而歸澹然無幾微見顏色不可謂不賢也君兄弟三人鼎立嘉萬間以循吏稱而瑞自君發之是宜銘銘曰

仕不達而三州之綬何纍纍報不極而二親之綸何猗猗名不稱而磁有祠志不究而為之門者仲兮叔兮幽宫之鬱芊其歸於斯而永於斯

明故承事郎山東承宣布政使司都事靜菴王公墓誌銘

嗚呼吾安忍志吾伯父墓也始伯父之棄諸孫而其孤以葬告吾先君子泣而許為之志銘它日泫然謂世貞曰諸筆研之役以勤汝此獨不勤汝汝伯父非我莫悉也葢未幾而有蓟門之禍不成諾矣而諸孫之中伯氏隘意不欲藉手他人文以重逝者仲與叔酒人耳葢伯父之即土者二十有七年而隧中之石未有述也會伯仲叔皆病卒獨少子世望在而世貞業已倦謝筆研間

語及之而歎望乃大悟哭曰今不及凡世而使我父小有聞於後又安望它人哉謀與曹甥昌先屬狀草以請世貞則又歎曰吾先汝而事伯父者五年而先君子憂其未悉也子豈能加我而况曹氏子也雖然姑相與交質馬王之稱瑯琊自漢而迨晉為太僕卿元公祥貞子覽貞子之嫡孫曰丞相始興文獻公導始渡江而宋初有軍事衙推仁鎬者仕錢氏居浙之分水至司諫公縉而以族著數傳為古川公夢聲嘗為制置機宜文字薄

元德不肯出而行省强辟之署崑山儒學正事曰吾以升斗隱也葢享上壽而後卒於是分水為崑山古川公有三子其中子絶而少子某最能世其家五傳而為封贈少司馬公輅贈公三子而少者為司馬公諱倬則公之皇考也崑山剖而太倉最後為太倉人而司馬公始娶陳淑人而夭繼娶復陳以司馬公御史最贈孺人實生公公性内辨了而貌示椎廓落有大志讀書好涉獵獨不肯齷齪經生業司馬公故任之曰亦自足生活也

公年十五六時陳孺人已捐館既服除娶龔孺人而質菴公始續於陳來稱母是曰陳淑人僅長於公一歲公率龔孺人旦夕脩子婦禮甚恭陳淑人後舉一子一女子即吾先君子公撫而愛之不啻如其子以故吾先君子莊事公如從父雖貴不小倦也司馬公既遠宦不復能問家悉以家委公公課率蒼頭多假貸𤇣田值巧穫能以時消息之節縮為盈㑲畝益拓司馬公有二兄曰郎中公處士公素友愛而念亦以宦故不獲侍昕夕公

體其意所以奉侍之務得其懽郎中公晚節性益躁卞小違色則立所携邛詬詈不已而嗜鷄炙公未嘗不儲以待之每脩詞宛曲甚和猶不能無抵牾已鷄炙進則邛投於地矣處士公纖嗇治生其資公緩急不敢以不繼告時巴蜀方困大盜勢張甚天子命大帥發諸道兵討之而司馬公以佐使當規調轉餉公念司馬公老單騎馳省因留佐擘畫甚能得其意久謂公車欲耳矣為我治莬裘公歸乃築甲第海上之故里壯麗甚司馬公

初見而駭之既而曰吾忘昻之故雖然渠材故不任小
司馬公之以老請也念族指衆欲割田千畆以贍而難
其為公槩也公嚮應不少恷司馬公為先君子别起第
公從傍請曰弟貴當不減大人異日毋使有所加也司
馬公既以壽考終公哀毀如禮已馳之京上疏得請祭
葬已復乞狀於毛文簡公碑於王文恪公志於喬莊簡
公而後曰庶幾有以慰地下其以例入太學無幾而有
司馬公三歲績當改冑子公推以與伯氏世德既滿歲

當為吏部選人少保顧文康公其姻也迎謂公曰公乃肯辛來即吾力薄尚能分燕中一席地以佇公謝曰此兒子事耳爰居不足當鐘鼓饗遂受山東之布政司都事以歸公故豪有園林聲色之奉至是益發舒於居第後種竹萬餘竿長松半之它奇卉異木復半之築山鑿池列峙洞庭錦川斧劈諸峯間以亭榭橋道宛轉嚮背怳若有神甯䆲深靚非復人境春時游者舄屨相躡衫珥狼籍公盛帷張張樂合宴臨觀之則咋指歎咤以公

非仙則神不然者豈十萬戶侯裔耶而先君子自御史超爲中丞至御史大夫世貞復成進士諸來官吾地者以一得見公爲幸公第使人謝老病不任酬酢閒迫之見茗飲寒暄道故小及民瘼而已一切不以私薦直指使者鄧君下州牧欲羅致公公卒謝不可鄧君歎服遺書先君子謂公家長公何必減驃騎也先君子後先杖鉞皆有兵事公至月朔則必具衣冠以筳篿卜而得吉繇則喜曰是且大捷大捷當進封趣客出巨觴觴之俾

醉而後已公長身挺勁骨偘偘立噉魚肉糗餌甘果兼數人而性絶不食酒至其宴客奏伎為新聲按節促拍即丙夜弗告疲嘗以夏日風芙蓉池絃管閒笑謂世貞曰和栢梁者方襲綺玉而揮汗具草得如老夫否耶又曰人生寄耳何乃溪刻自苦為公自少至老無一日不樂最後家中倭燬於火者十之五公僅以身免既冠退方屨行煨燼閒人意公且不堪公指其腹謂人曰乃公無恙乎又曰山石無恙乎俱應曰如公語曰然則我胡

為弗樂也促具酒奏伎如初蓋公卒而事漸變矣公為人寛然長者不為慷慨俠烈可喜狀而樂施予赴人之急客或以假匄告即槖中無一金亦宛轉應之既以推田贍貧族而身仍司其出納垂五十年嘗有別業崑之七保為出奇居間得下徭則所費不可訾數人謂公業不過十之一何役役為它人勞苦公曰惡何言也彼皆與吾子孫比畛而居吾欲獨寛更易耳吾乃不忍獨寛其人至今頌之公所為德非一其御臧獲尤有恩不得

已行摘罰往往從衣上過伯氏負才氣不恒嘗上書論
倭事棄其官公心惜之且恨曰皇考辛勤四十年以博
一官與汝何弁髦之也仲氏尤跅弛多狎游敗其産叔
鼪鼪下中公未嘗不知之也見輒煦煦問寒暖勞賜酒
炙意不欲以義奪恩獨世望時依止膝前有所慰奉為
得其意至析産伯仲舍十之八而叔與季不能當其二
伯仲者龔孺人出也其析在龔捐館後人尤以為難而
今能拓公業者僅世望耳公居恒舌吟若不可了而至

談論司馬公宦游事傍及天文地理兵法人相一切形家言衮衮若懸河立語過宵分不移足晩歳猶御内上下山坂若飛以為不百歳不止而竟病噎且易簀唯謂吾不及見吾弟之解節鉞而逍遥臺省以為恨公之卒以嘉靖己未某月某某日距其生成化壬寅某月某某日享壽七十有八元配即龔孺人前公五年卒卒而先君子銘之所謂勤汝者世貞草也子世德仕止南京詹事府主簿娶於虞生子堯佐太學生世業授四夷館譯

字生有冠帶娶於顧生子一龍繼娶某伍生一闕一闕
一闕世聞貳朱出也州博士弟子娶於劉生子士闕士
良士方世望貳陸出也授太醫院吏目娶於陶適始舉
一子未名諸曾孫若干堯佐無子以一龍之子穀為子
女三適太學生周允元布政司都事金允治鴻臚寺序
班李三綱晉驥吳議葬地在麋場涇之右方其期則卒
之明年某月某日也吾王氏昔之盛於江左其冠帶衣
履徧海内今乃復庶幾焉然世世為長者不替其長者

尤推公而其後不能大顯以為未甚售第尚繩繩未艾也雖然跡公之所奉享覲除亦可徵徳矣公諱愔字民服初號西菴未幾更靜菴世貞敬志而銘之而季觀察君者父行也俾之填公與世諱銘曰

貴何必修珪爵以九卿父而九卿弟差為踰於已富何必傾都邑以饒樂始而饒樂終庶幾偷於素封名何必著青史以州里耳而州里口亦足以稱不朽七十八載備際倫常歿而愈光不腆之辭更百千年瑯琊西阡

夔州府經歷贈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夢澤馬

君暨配王安人合葬志銘

馬君之自太學為吏部選人也其年葢尚壯而故事選人之以次得官者其官不勝人衆非三十年不可即從募萬里外乃前得而它選人業畏遠少應者君獨奮曰不及吾壯而效此犬馬異日筋力且盡而僕僕道路視人眉眼哉且夫人死即步武死耳豈必盡萬里外於是得雲南之永昌府照磨君迺擕其婦王安人臧獲各十

指破箐險披瘴霧車耳衷鵗而無倦色至則滌掌奉事
上官憐之且偵其才數有所委使君益恂恂共其職土
酋岑萬者殺人檄君就訊萬窘甚使人行百金居閒君
却之曰吾知有三尺而已百金何物足溷我竟論抵萬
死時上方急西南諸井寶石郡以君司採人為之津噈
曰是奚難陸大夫槖君益自勵後先所採直數萬金槖
中不名一寶以故佐永昌幕垂九年積旌牘至十餘亡
不以潔廉稱者始遷蜀之夔州府經歷君所以佐夔益

精夔瀕江故多盜而會歲侵益狎之太守張君欲一切用重以屬君君辭曰此曹皆府君赤子以不勝衣食計謬誤至此唯憐而寬之張守改容曰吾不知而之為長者乃爾會巫山縣闕令遂下君攝以清淨為政其人愛而謳祝之尋從張守上計京師守署君治狀第一而坐故永昌時有罷倅者疑其端出君中以蜚語遂奪職君歎曰格故為之且天也而寧此罷倅也居恒謂人吾宦故不達然足跡幾天下半所經覩毋過楚夢者汨日齊

月黏天無壁令人不作齷齪想因自署其室曰夢澤以見志云君為人倜儻負氣誼嘗舍舍沈鉉而鉉卒死城外屍亡入城或謂法不得入城且舍而舍屍不利君曰鉉吾故人也為匿而殯之少不能當父意所析箸半於其弟產而絕口不之及髫時為文輒奇已而奇益甚試輒不利其不憚卑官遠道者故自負才欲一見之非苟而已也父曰邵武公淮與君宦資等而亦不達嗟乎格之不足以盡君父子也君固言之且歎之矣王安人者

予從姊也父曰愼齋翁家故饒任俠有聲伎禽鳥之好而安人獨以儉素稱其事尊章孝御下詳諸所儲蓄及醢糒以食客之賢者不待君咄嗟客或不稱則不盡爾君晚頗好詩酒及斥置書畫古尊彝之屬又不能守而時廢之以故槖益空安人與異尚能自强為儉勤著不遂廢君有三子仲則今工部郎玉麟熾而文蚤舉應天試君以故愈自寬及玉麟成進士三月而君捐館矣服除玉麟補今官奉王安人養濟上官舍中安人猶蚤起

手緋纑玉麟請曰大人罷休矣兒幸不至乏升斗胡自苦為安人曰吾固自安之且爾不聞公父文伯母訓耶亡何屬疾卒君諱龍光字某以正德乙亥生卒以萬歷丁丑享年六十有三安人生以正德丁丑卒以萬歷壬午享年六十有六三子曰玉珂娶於趙次即玉麟娶於顧封安人次玉纓娶於沈女一適朱鈇孫男四天馭郡諸生娶王天駟聘朱天驥聘吳皆玉麟出而長天寵聘趙玉珂出女七人葵在某所其狀則自玉麟草而前進

士許先生承周潤色之者也世貞以戚故誼不容辭為銓其世次而銘之曰

馬之先為司馬氏至球而顯於吳越以中丞行鎮遏使家於崑山遙遙華裔迨宋而友直迺著孝義去司而馬將無章蔡避徙於長洲洪永之際昴起三老抗顏大師挾以自從是匡是毘歷望杲綬邵武始仕君復繼之清白不墜滇海峽江霜皦冰厲太和所滙錫以喆娩毓而曰琛乃為國瑞譬之梓漆是栽是培者三世而後成鄧

林可材且庇嗟嗟為馬之後者毋忘厥自

弇州續稿卷一百一